



小說組
第**1**名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(112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江柏蓁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四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漂浮鎮**

得獎感言：

若繼續閱讀即表示您已同意進入漂浮鎮。

漂浮鎮

醫學四 江柏蓁

「剩下二十天，醫生說的。」

「我是說古古啦，不是我。」菟欣對著賣烤玉米的大叔說。

在鐵路的盡頭有一座山，翻過山頭是一座地圖上不會出現的小村莊，寧靜祥和，風雪都在很久以後。

山上插著幾個高高的燈塔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村落不靠海，卻需要這麼多燈塔，燈塔旁有一些荒廢的圍欄，到處都掛著泛黃、破損的告示牌，告示牌都破碎得只剩幾個字，但拼拼湊湊仍然能夠勉強看出：「輻射區」、「請勿靠近」。菟欣去過一次。她覺得山上氧氣濃度太低，在那裡連呼吸都像是幻覺。而這座山的半山腰擁有一座神秘森林，小文說森林有許多受傷的野獸。

小文是菟欣的鄰居，一個擁有漂亮瞳孔的十二歲小男孩。

當菟欣十歲時，爺爺送給她一隻獨角獸，背上的鱗片會在光照之後，反射成彩虹。獨角獸沉默的時候總是把背拱得鼓鼓的，所以菟欣幫他取名「古古」。古古夜晚的時候除了眼睛，都不會發光，只會「嗚嗚嗚」的低鳴打擾菟欣和她的家人。可是菟欣一直很喜歡古古。儘管古古什麼都不會，可是古古了解菟欣，像是上輩子就是多年的好友，他們寸步不離。

而今天早上，菟欣察覺到古古的眼睛出現像是老舊電視才有的雜訊的光，一閃一閃，紅黑黃綠相間，一條一條。這是兩年內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，直覺告訴她一定有問題，所以菟欣帶著古古到鎮上唯一的大馬路底，一家什麼動物都看的診所。其實生病的人也會來這裡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鎮上的人很少生病。

「媽媽！我剛剛看到一個飛碟！在我從醫院回來的路上。」

「嗚啾啾啾啾嗚嗚」古古扭著他的角。

「長方形的還是五角形的？」媽媽一副什麼都知道的樣子。

「長方形的，很黑很黑，像是照片的某個部分被剪掉的那種黑。」

「森林最近會長大喔！」媽媽輕輕說。

菟欣心裡想，大人又再說小孩聽不懂的話了……她不想理會媽媽，於是跑去看被判死刑的古古。古古趴在地上，眼底的雜訊逐漸消失，但看來很疲倦。「好夢，古古！」

隔天菟欣上學的時候，她沒看到小文，地理老師已經把山的另一頭介紹完了，小文沒有出現。鐵路沿線的地標也講完了，小文還是沒來。菟欣覺得小文這輩子是沒有辦法出門旅遊了，因為沒上這堂課的他絕對會迷路。但很快這個想法又淹沒在菟欣密密麻麻的小心思中，再也沒有被想起。

獨角獸古古的確生病了，他漂亮的角越來越脆弱，一碰就要碎掉，他一整天都處在精神游離的狀態，老是分不清楚媽媽和菟欣。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為了古古，花

這麼多錢去重新製造一個角。獨角獸沒了角等於沒有了生命。菟欣覺得她沒有古古也等於沒有生命。

她記得曾經有雜誌報導過獨角獸：「獨角獸是時間的使者，他們的自癒能力極強，並且可以穿越回過去將器官捐贈給過去的自己……」但她不肯定，菟欣覺得幼年的記憶不太完整，媽媽告訴她，這是因為森林裡有一種長手指的小妖怪會偷走人類不重要的記憶。

醫生要菟欣好好向古古告別，儘管她堅信未來的古古會回到現在拯救自己，但其實也沒有那麼有把握。所以她規劃的一場旅行，打算到森林裡露營。找了小文，小文還是不在。她又想起小文說的，森林還有很多生病的野獸，有的氣喘、有的四隻腳遍布紅色的疹子。很可怕，千萬不要一個人去冒險。

那是我理想中的生活，沒有高科技產品干擾的傳統小鎮，幾塊田地，幾片森林。路旁是一棟一棟的小木屋，鵝黃色的牆與咖啡色的大門，整齊地接在一起。景色極美，天空是振奮人心的藍，終年不下雨。

反觀我住的房子是個灰白色建築物，鐵鏽色的大門，門上還有重重的鎖，彷彿連我都不歡迎似的。建築物內擁有長年打蠟所以會反光的地板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被濃縮後的緊張空氣。我也不喜歡這裡總是傳來救護車警鈴。

我身旁的菟欣正在冬眠，是的，我旁邊，冬眠。是這樣的，當病人因為各種疾病、各種治療痛苦不堪，決定放棄原本的世界時，會被送到這裡。像是菟欣。這裡除了是我家，還是我大阿姨開的醫院。但與其說這裡是醫院，我覺得更像是一個傳送點。漂浮鎮，一座用程式碼建造的理想城市，漂浮版的安寧病房。所有冬眠的人在這裡都被傳送到漂浮鎮。住進去的人就像是漂浮在宇宙之中，輕輕柔柔的遊盪在各處，終於擺脫病痛、和所有小花雜草般的難過。大阿姨曾告訴我：痛覺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知覺。她沒辦法延緩一個人死亡，阻擋不了任何災難，逆轉不了錯誤。她說痛苦上並不會開出花來，那都是詩的謊言。

這座醫院是大阿姨唯一留下的東西。她也進到漂浮鎮，再也沒有回來了。

或許進入漂浮鎮並不複雜。如下：

先在頂骨或是額骨鑽一個小洞，插入電極，等待一至二小時，直到人們沉沉睡去，只剩平穩的心跳與呼吸。拔出電擊，像是隨身碟轉移資料那般，吸取靈魂，電極連接上主機，意識轉移。植入漂浮鎮，開啟新的人物設定，新的短暫人生。

可是，這是十分重大且不可逆的決定，因為漂浮鎮只有入口，一旦進入，意味著擺脫病痛的同時，要永遠忘記家人朋友，過往所有記憶的積累一瞬間化為烏有，此刻你原本是怎樣的人都變得不再重要。所以這需要醫療方和當事人縝密的討論過後才能執行的。過程中還要不斷強調，漂浮鎮不會讓人存活更久，漂浮鎮不一定更幸福（幸福從來

都沒有辦法比較，不是嗎？)，但是是一種新的選擇。

兩年前，我第一次見到菟欣，那天世界如夢魘般慘藍。她的眉頭緊緊皺在一起，有氣無力的對我說：「我的頭好痛，幫我推輪椅？拜託，到門口就好了。」那也是我與她的最後一句話。

詩人說燈塔是種意象。日子像海，而燈塔晃呀晃的光，照亮生活，讓我們不斷過渡著情緒給世界。遇到菟欣的那天，是我的日子下沉最嚴重的一天，藥物讓我體內產生麻醉般的暈意，一不小心鬆懈就會入睡，像是溺水。所以我萃取一點自己的意識進入漂浮鎮。在那個山頂上我狂奔，沒命那樣的狂奔。為了照亮我的身體，穿透我，「燈塔」、「ctrl+C」、「ctrl+V」，後來不小心把山頂變得太過浮華。

我在後來又自作主張替自己設定為：漂浮鎮上所有人共有的爺爺，當人們進入漂浮鎮的時候，我會負責將專屬每個人的吉祥物帶給他們，吉祥物都是現實生活中那個自己，希望在生命最後一段，能夠自己與自己告別。但我每次按下製造吉祥物的確認鍵時，雙手卻不聽顫抖，這樣真的是正確的吗？

獨角獸古古，現實中的菟欣。「原發性腦瘤，惡性，大約兩年的存活期，已轉移。」已經這麼躺著兩年了，菟欣的化療和放療在菟欣冬眠時持續進行，翻身、按摩也

是。但在化療的同時會讓漂浮鎮裡的吉祥物眼睛短暫黯淡。

我也曾經看著獨角獸的眼睛，只是一般的黑色，讓人感到安心的顏色，並不會發光。古古的光都來自菟欣，她是耀眼的十二歲小女孩。自帶光芒。

菟欣最後決定在森林的邊緣露營，倒數十五天。森林有一股熟悉的氣味，隨風輕輕掠過頭頸，她忘了是誰的手也曾這樣軟綿綿地拂過她的臉頰，濃烈的熟悉感促使眼淚汨汨流出。未來的古古還是沒有來拯救他自己。於是她等，每天除了摘野菜和睡覺就是放空。看森林以想像不到的活動力，充實每個早晨中午晚上。而她感覺一座森林所擁有的想像力，加起來超過所有漂浮鎮的孩童。她偶爾會看見小文的長頸鹿，穿梭在森林之間，踩著非常緩慢的步伐，有時候會停下來大口呼吸。有時候會停在一棵長滿乾淨澄澈白色花朵的樹下休息。

倒數五天，古古身上的鱗片一片片剝落，撒在走過的路上像是百貨公司裡才有的聖誕節裝飾。而菟欣眼中的古古也正在淡去，宛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操控色彩的透明度，世界的背景越來越模糊，菟欣以為這是漂浮鎮在為古古嘆息。古古偶爾會頭痛和嘔吐，偶而發出低鳴，「嗚嗚嗚呀啾啾」。

「你在和我說再見嗎？」古古眨了眨眼，用側臉蹭了蹭菟欣的肚子，「我是多

麼幸運可以遇見你，讓道別變得這麼不容易啊！」

倒數三天，夜晚的月色很美，月光向下流洩，菟欣抱著古古躺在光所及之處，沉沉睡去。今夜的森林格外安靜，彷彿知道古古有求於它。獨角獸是時間的使者，可是此時此刻，即便他深深感受到擁抱越來越冰冷，他也阻止不了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。

而太陽仍舊如往常升起，尋常的光的照耀。「啾啾啾鳴！鳴鳴！」古古急吼，菟欣卻自顧自地蒸發成煙，「嗚！」，煙霧在森林蔓延開來，「啊嗚嗚嗚」，直到覆蓋住森林原有的朝氣，而原本菟欣躺著的草地上，留下一小塊銀白色的晶片。遠方長方形的飛碟朝這裡飛來，古古這才發現那只是一個小小的黑色收納盒，收納盒把晶片帶走，帶去森林的角落埋起來。也許晶片上會長出一棵樹。樹上會結滿菟欣笑聲的果實。

瞬間帳篷外只剩古古。啊，被時間留下的人啊，如果不學習遺忘，就要面對荒涼。當初有多快樂現在就多殘忍，古古迅速轉動體內的時間發條，他恨不得快進這段強迫忘記的日子。只是脫去的外套還殘存菟欣的形狀；剛聽完的情歌還混著菟欣的和聲，那些萬般不捨的眷戀，古古捨不得又不甘願剎那間遺忘。

——

這個電極並不像是隨身碟，取出等於永遠存在；這個被取出的意識，是會過期的。十二歲的身體對整個病床來說還是太小，對

菟欣的父母也是。

菟欣父母的哭聲太過銳利，眼淚大規模從淚腺排出，似乎這麼做就能將菟欣的記憶一併拋出體外。但時間不是直線，時間是圓形。每段時光都會讓記憶激起漣漪，一圈一圈，不停向外擴展，揮之不去。或許這已經是對菟欣最好的選擇了，可是即便如此，他們也要接受這個選擇之中，所有的不快樂。

我看著那些後知後覺的生死瞬間，失神，兩年前分別的傷痛直到現在才像迴力鏢，逼得我全身無力。我看著床邊，安詳的菟欣臉上不帶任何表情。和兩年前一模一樣，今日來看卻如此哀傷。怎麼會這場夢更像是屬於我的，總以為在自己的世界裡躲的夠好，就可以不必理會外界的流風流雨。我所做的事應該是合情合理，憑恃虛幻拯救虛幻的事。

只是，是那些記憶貫穿著過去現在未來，若我偷走記憶會不會等於偷走一個人的人生？菟欣臨走前的跑馬燈，或許只剩下古古，和那些僵硬的程式設定，以及矗立在山上的燈塔叢林。我想逃竄，高度運轉的思緒讓我恐懼。而在真實與虛幻之間還有太多假設，我也未能明白，那往往令我更加不安。

我不過是記憶生產線的底層勞工，怎麼敢又怎麼能夠改變萬事萬物之於一個人的存在。想到這裡，我悄悄替程式設置了自我毀滅按鈕，但叛逆地藏在了漂浮鎮的隱密角落。如果有一天，所有人都再也沒有聽說過漂浮鎮，也許是我等待的人終於到來，他沿著我的不安留下的線索終於找到按鈕，終於選擇銷毀，終於讓這座理想小城同他和古古在寂

靜裡永遠被世人遺忘。

我想，漂浮鎮或許也需要一個落地生根
的解方。



得獎作品：漂浮鎮

評審賞析：

這篇小說觸及生命、記憶、愛、照顧與被照顧等議題，發人深省。作者以主角人物苑欣和她的寵物(玩偶)獨角獸古古的互動為故事架構，凸顯生命末期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，並建構出漂浮鎮這樣的虛構空間，傳達了深刻的思想。在故事中，苑欣和古古兩者的關係、位置一再翻轉，他們可說是關係緊密的生命共同體。而透過敘述者「我」，可看到這是一個未來世界，人類已經由程式來控制人的一生，記憶、愛、眼淚在這裡佔有重要的地位。小說的結局也啟發思考，人的一生究竟什麼最珍貴，最值得留戀珍惜。作者的語言風格明淨優美，像童話寓言，但內容深刻，筆法繁複，在在顯示這是一篇深思熟慮，架構精密的優秀小說。